

明体系的局限性和现代命运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人类学者当中，还是在台湾、香港、以至移民到西方和日本的汉语人类学者当中，从西方学习来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却长期缺乏这种对于异文化的自我反思意义的追求。尽管汉语世界的人类学理论大多来源与西方，但 20 年代开始在西方呈现出起精神面貌的人类学“文化良知”，却向来未在汉语世界占主要地位。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除了个别例外，集中地表现汉语世界对于自身文明体系的边缘社区及体系内部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化的关注。从跨文化认识的角度看，对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本来也应当可以属于“异文化研究”的一种类型。然而，当边缘社区、少数民族文化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及其象征体系）构成关系时，其“异文化”的色彩即因可能拥有主权合法性的权力体系需要对社会加以治理，而转变成为治理的对象。即使如此，人类学在其间的角色，本来也应当可以包括从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来反思国家化的文明体系之主体这一面。然而，这种有限的“文化良知”，时常为民族—国家的社会治理需要所冲淡。

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起，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即缘起于试图在一个宏大的文明体系基础上建立多文化民族—国家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对于发挥文明社会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之优势，本来确实是有它的裨益的。然而，它对于文化意义上的“非我”的意义发掘，却也不无阻碍作用，它至少能因为使人类学者满足于民族—国家或区域性政权内部的“异文化”（边缘社区和少数民族）的“本土人类学”研究，而造成跨文化人类学理解的缺失。我们不应否认，中国人类学者对于身处其中的文明体系及其内在的复杂性进行本土人类学的探究，将有助于促使世界体系形成以后西方世界观的二元化向一个更为复杂的观念形态转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在西方—非西方之间加进一个相对模糊的形态；但若站在人类学本身的立场来体会对于研究者自己文化之外的文化的研究旨趣，则对于汉语世界自身文明的边缘—与中心关系的探索，虽不无历史必然性地成为 20 世纪中国人类学的总体特征，却不应继续作为唯一的知识体系支配学界的探讨，因为尚待我们探索的问题，还应包括如何在一个文明多极化的世界中延伸在文化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中确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世界观。要从事这项工作，就要求中国人类学者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展开对于“非我”的文明体系的广泛研究——这一点，正是我依据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有关学科未来发展的倡议。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关于《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卷第一辑的编辑说明

邱泽奇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副教授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恢复和发展已经 20 多年了，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人们，一方面继承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同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积极吸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努力把新的知识积累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学实践中来，为中国社会的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不足。第一，基本上还陷在“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中。在日益向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不仅关乎中国 12 亿人口，也直接影响到中国以外的社会；同样，发生在中国社会以外的很多事情也直接影



响到中国。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不再只是“本土化”或“中国化”那么简单，而是影响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积累，任何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社会学的贡献；中国社会以外的社会学发展也不能完全被认为“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即使真的不适合于中国社会，也必须在学理上有明确的交代。

与此有关的第二个努力就是，认为中国社会研究可以只适用于中国社会而不顾整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发展。因此，许多中国社会学者往往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独特的”、“填补空白的”，使用自己独创的概念体系和论证逻辑。许许多多独特的结果，自然形成了即便是国内相同领域和研究范围内的学者之间也都自说自话，几乎无法相互沟通与对话，更无法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进行对话。

华夏出版社这套《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学学科领域优秀教材的翻译和出版，让中国同行有机会一方面了解在社会学学科范围内进行学术讨论和对话的基本渠道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成为全球范围内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为社会学的知识积累提供一个系统平台，让社会学的发展成为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中国社会的有利工具。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第一辑首批出版6本教材包括了《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应用数理人口学》、《社会学主要思潮》、《现代社会学理论》、《医学社会学》和《社会研究方法》。这里我想就这几本书从选和编的角度做一些基本的说明。

这些书经过了编委会精心挑选、译者和编者认真努力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是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教授进行社会学演讲的教材，80年代，他还用这二十讲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培养过人才。亚历山大本人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学主要思潮》是已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史家阿隆（Raymond Aron）的代表作，在年鉴学派的故乡，阿隆用其犀利的笔法对社会学的鼻祖们包括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韦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为了反映社会学理论的多重视角，我们还选择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这本书从美国和欧洲以外的角度反映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人口学界，凯菲茨（Nathan Keyfitz）本人就是经典级的人物，他自己就认为《应用数理人口学》是其著作中的经典，作者甚至非常自豪地宣称，这本书直到现在仍然是人口学的经典，仍然没有人可以超越。同样，科克汉姆的《医学社会学》在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界都是使用的最为广泛的教材。最后，《社会研究方法》则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都使用的教材，从第一版出版以来，该书不断再版，这次翻译的是1998年出版的最新版，第8版。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集大成的作品。

当然这些书并没有反映社会学领域教材成果的全部，接下来的工作还希望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

当前高等院校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马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系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所长

